

宋刊
十三經注疏
附校勘記

書經
一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重刊宋本尚書
注疏附校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翥校

中華
民國
丙寅
年夏
月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尚書正義二十卷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爲之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

國朝間若據作尚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賾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驪扶餘駟貊之屬一條謂駒驪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據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爲墨子所引湯誓之文

案安國論語注今佚此條乃何晏集解所引

皆證佐分

明更無疑義至若據謂定從孔傳以孔穎達之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不云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爲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

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
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
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
則開皇中雖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傳中故德明云爾今本二十八字當爲
穎達增入耳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釋
文稱王肅亦注今文所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此雖以
未爲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根據古義非盡無稽矣穎達之疏晁公武讀書
志謂因梁費彪疏廣之然穎達原序稱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
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炫最爲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費氏公武或以
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彪一家故云然歟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
禮記次之易書爲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

唐書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正者事摠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生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勲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摠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

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寔遭
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
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
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
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
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
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
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
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
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
震驚颿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
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
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旣無
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
奉

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尚書正義序終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敘爲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爲音

疏

正義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

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爲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卽書爲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爲遂以所爲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摠曰書也論議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摠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存亡注說之由序爲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肩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摠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

生焉

○伏羲氏伏古作慮犧本又作義亦作戲辭皮反說文云賈侍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義古字戲今字一號包義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卽太皞也王于

況反畫乎變反卦俱賣反契苦計反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結繩易繫辭上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

疏

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文字也籍籍書

聖德伏物教人取犧性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歷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性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爲庖取其犧性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

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羲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爲優劣通亦爲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爲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爲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羲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夫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羲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羲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羲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羲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爲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爲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夫夫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夫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爲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結爲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爲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羲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爲九事之目未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卽黃帝堯舜何得爲伏羲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其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僞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爲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有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羲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升機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曰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羲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傳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維四也

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飛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流訖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爲自開闢而設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爲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淹訖之紀似自黃帝爲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實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夫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爲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爲不重而怪有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

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已姓黃帝之子母曰女節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顓音專項

許玉反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景僕謂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帝譽也姬姓譽口毒反母曰不見以木德王五帝之三也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帝譽之子帝摯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王五帝之四也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先儒解三皇五帝與孔子同並見疏伏犧至常道也。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發題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便稱不爲義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日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睨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

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咸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皋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爲名其臣下所爲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爲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少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爲對例耳雖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爲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卽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卽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爲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又云五帝坐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旣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輒數又鄭玄云女媧修伏犧之道無改作則已上修舊者衆豈皆爲皇乎旣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爲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乎旣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耀魄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爲伏犧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燧人廁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爲皇者縱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轅相類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又何爲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爲皇少昊爲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爲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爲黃帝曾孫玄齔孫僞極子堯爲帝嚳子舜爲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爲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爲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爲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日太昊夏日

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
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爲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
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爲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
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
轅同以燧人爲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
爲四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爲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爲何人乎典謨
皆云帝曰**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夏禹天下號
非帝如何

王之最先商湯天下號亦號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二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疏**○正義曰既
也以水德王三王之三也誥故報反告也示也與烏報反深也揆蔡癸反度也○**疏**○正義曰既

皇書稱墳帝書稱典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
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
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共爲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
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

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入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屬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
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
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

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卽爲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
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澆不

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與義其歸一揆卽爲典之謂也然三王之
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類猶有入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入文從要約一

諸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摠謂之誥又言與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
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爲一揆者泥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

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疏**○正義曰顧命云越玉五重
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疏**○正義曰顧命云越玉五重

序是寶之以爲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爲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爲書者指而言之
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

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

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八索所自反下同求○**疏**○義曰以墳典因外文

十三經注疏 書一序 三

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摠引傳文以充足已意且爲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爲首引言爲論入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入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入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爲搜索以易八卦爲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眞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爲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爲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爲摠卽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卽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左史史官左右倚於椅反劉琴綺反相息亮反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

春秋至遺書也正義曰以上因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略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爲太史而主記左動

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爲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荅王云倚相臣聞所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爲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卽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摠言帝王耳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

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

述職方以除九丘

刪色

疏

先君至九丘。正義曰既結申帝王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

君穀梁以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爲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

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卽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入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爲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爲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爲黜入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爲文之便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爲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脩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大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卽藏祕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爲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爲知必黜入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旣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與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卽周禮也上巳云定禮樂卽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爲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卽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

討論墳典斷

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

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斷丁亂反訖居乙反又許乙反芟色咸反剪

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十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

疏

討論至百篇。正義曰言孔子旣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

四篇亡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論爲整理孔君旣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蕪崇之又曰俘翦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卽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爲翦截也舉其宏綱卽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卽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爲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綱者網之